**三十四**

**无力的我活在这个世上**

儿时聂致远不太能理解一个人死去为什么就要弄的声势浩大，那时他更加愿意去寻找热闹与快乐，与小伙伴一起到处跑，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用考虑，不知道做了什么，但那依然是最快乐的时光。

鱼尾镇一些人的离开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镇长妈妈的出殡，邓长乐外婆消失的痕迹，爷爷要带到棺材的《石头记》，和尚要钱。他不理解，大人为什么那么在乎面子；他不理解，一个人活了那么久，一点痕迹也没有，就像没活过一样；他不理解，爷爷为什么如此喜爱《石头记》；他不理解，吃斋念佛的和尚会伸手要钱。他不理解生死，而当他理解的时候，他再也回不去了。

死在中国是比较忌讳的一个字。当我们谈起已经离开的人时，多数人会像聂致远的妈妈一样不做声，而儿时的我们也和聂致远一样感觉惭愧。然而还是因为一件事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前几年，家里的老人带我们年轻一点的人去了好几个偏僻的地方，不过有些地方是我路过几次的地方，他平静的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爷爷的爷爷的一辈。将来他们这辈离开了，我们这辈一定要记住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几乎十多年没有人来过，我们将周围清理了一下，按习俗烧纸，上香，倒酒，离开。那时我明白了，“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遗忘才是。”

关于阎真先生的《活着之上》，我觉得主要是写给年轻人的，但当代年轻人不像聂致远有自己的爱好与梦想。在中国鸡娃教育的影响，年轻一代为了大学拼命学习，比谁成绩好，比谁做题多，比谁学习时间长。在这种内卷时代背景下，当代年轻人难以直面自己的内心，更难以有自己的爱好和梦想。而这个是我们看《活着之上》最大的阻碍。

但是《活着之上》更是对我们的开导。

《活着之上》中有三个主要的人，聂致远，蒙天舒与赵平平，还有暗线《红楼梦》。书中聂致远像林黛玉与贾宝玉，蒙天舒又像薛宝钗与王熙凤，赵平平又一点像贾政的味道，而聂致远的周围就是一个大观园。

首先是聂致远，他与《红楼梦》的缘分是最深的，当时因为赵教授谈曹雪芹与深夜读《红楼梦新探》，他对曹雪芹这样的文人感觉到惋惜，曹雪芹这样一位千年一遇的天才，过着贫窘的日子，却干着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情。可曹雪芹又生活得那样从容，淡定，优雅，自信。

当然聂致远也曾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境界，但世俗生存的巨大压力将它掩埋了。但是他还是带着迷醉和疑惑的接受文人风骨， 也有一丝丝追求文人风骨的感觉。当然在他志愿坚持选择自己喜欢的历史学院，还有没有加入学生市场的风潮，虽然他之后一些后悔了，但是也看出聂致远有些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清高与叛逆，就像林黛玉拒绝北静王给宝玉的手串，宝玉，贾宝玉批判科举考试。

选择什么学院，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就等于选择更加赚钱的事情还是选择兴趣，多数人还是会偏向赚钱这方面。但是我们无法说选择兴趣的主要原因还是市场劳动所得差异太大了，当然也有教育的问题，比如很经典的一句话“以前说劳动最光荣，现在是你不好好努力就会像那些人一样。”

《活着之上》中聂致远是善良的，是带有单纯的感觉，他与蒙天舒说话时回在乎自己的话是否伤害到蒙天舒，即使蒙天舒两次骗他换导师，他并没有与蒙天舒争吵。也许也可能是因为面子上的原因。而这个与林黛玉与贾宝玉对周围人的善良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面子与周围人的关系，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错的不是我们，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不是那么需要一些面子还有人际关系，我们需要被讨厌的勇气。被讨厌这件事没什么，因为你不是从他人口中拼接出来的。像《EVA》中明日香一样，你就是你，不用那么获得他人的认同。

可惜的是善良与老实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回报。聂致远不像蒙天舒一样圆滑，聂致远同林黛玉一般，是带着刺的，如果不将刺拔掉是难以靠近自己想要的。之后考上的博士还是因为蒙天舒的建议，这是他初次享受到人脉的好处，内心欢喜又悲凉。

在蒙天舒要参考他的硕士论文后，他终于发出疑问：自己的一块肉就这样剜去了，被人家用来讲在市场经济时代该怎么“致良知”。人家就是这样来致良知的，我怎么办？只是聂致远还是如之前一样在乎他人的感受，关于这点我不觉得他愚蠢，这只是他的一种善良。

当聂致远打算与赵平平结婚才发现自己需要许多钱，那时他脑子里都是钱。当时主要是因为当时结婚，所以聂致远打算帮助冯教授，这是他第一次学习像蒙天舒的圆滑，最后他还是觉得自己身为局外人比较好一些。而我觉得这时聂致远就像林黛玉与贾宝玉受到大观园的伤害，面对大观园的人情世故，金钱来往，社会冷漠。她们努力挣扎，却无法改变，难以逃离。可是聂致远也像林黛玉与贾宝玉一样守住了自己的本心与良心。

而这个便是聂致远最大的闪光点，是在读博时期，申报副教授教授时，虽然变圆滑了些，但是他不愿意抛弃自己的良知，那时他总是想起曹雪芹，李白，陶渊明的遭遇，是他不想放下那些东西。不过故事的最后聂致远在两方人抢教授的中间意外得到了一个教授的位置，并且当上教授位置后帮助了其他人，虽然这个段剧情相对来说过于梦幻了，但是我觉得这便是阎真先生最后的祈祷。

祈祷那比大观园还残酷的社会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一点点施舍。

第二个主要的人物是蒙天舒，他是一个与聂致远相反的一个人，也是最像薛宝钗与王熙凤的人。但是我想大多数年轻人几乎都比较喜欢他，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屁股中心定律”他说：“地球的中心就在你屁股下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屁股，就有太多中心，所以不得安宁。你看中国历史上打了多少仗，杀了多少人，都是这个屁股惹的祸。这又是一个秘密，聪明人都知道。你越是观察那些聪明人，你就越是相信这条定律。”其实从后面蒙天舒利用聂致远可以看出，“屁股中心定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当代年轻人多数是支持“屁股中心定律”。这个就一点像王熙凤利用贾府的钱放高利贷一样，为自己谋利。

当他们在宿舍议论到许小花是领养的，亲生父母找到学校来了。聂致远觉得有两对父亲母亲爱她，蒙天舒觉得她将来要养两对父亲母亲的老。可以看出两人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聂致远具有理想主义精神，蒙天舒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可是阎真先生创造出蒙天舒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学习蒙天舒还是批评蒙天舒。我觉得阎真先生主要是想告诉我们如果聂致远坚定的相信“屁股中心定律”他会成为蒙天舒。那样蒙天舒就是未来的聂致远，聂致远就是蒙天舒的过去。

而蒙天舒是十分贴和薛宝钗的圆滑，他如薛宝钗一般融入这个大过大观园的社会，可是我应该批评蒙天舒吗？不，正如我无法批评薛宝钗与王熙凤一样，她们何曾不是如同林黛玉，贾宝玉一样，有自己的傲骨与理想，只因家庭与社会迫使他们变的圆滑，迫使林黛玉变成了薛宝钗，迫使聂致远变成蒙天舒。这不是她们的错…………

正如最后聂致远所想一样，我们不一定要如曹雪芹，李白，陶渊明，那样平静，潇洒，自在。我们无数次憧憬过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如同远处的星星一样可望而不可即。活着之上更重要的是不要抛弃自己的本心与良心。

第三个主要人物是赵平平，在《活着之上》中她一点像贾政的感觉，她总是劝说聂致远“上进”，一开始我觉得是她和聂致远不合适的婚姻，赵平平是一个比较实现的人，但是她爱聂致远，放弃一个家庭环境更好的对象；关于事业因为自己没有关系没有背景，考了6次，甚至做了人流，结果还是没有入编。而且她有点唠叨，因此多数人会觉得赵平平这样的人，有些无理，所以后面聂致远对贺小佳有一丝别样的感情时，我居然觉得有一丝丝合理。但是这恰恰说明我错了，我们都错了。

回头想想在世界的历史中，多数故事的主角是男性，女性角色似乎只是一个附属品，现代文学作品常常将一个美丽的女人变成一个顺从男性角色的工具，在男性角色的角度，那些女人成家后会变的啰嗦，不讲道理。如果女性角色不顺从男主，那就是女性角色无知；如果女性角色永远顺从男主，那就是她的善良。而且多数作者也有偏向这样的感觉。如《许三观卖血记》徐玉芳一样，如现在的赵平平。故事是好的故事，但是这样也代表女性的困境在历史的潮流中一直存在直到现在。

女性接受的教育多数是要在家相夫教子，就连赵平平的母亲都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嫁给一个有前途的人，这个有错吗？正如赵平平所说，母亲也只是为了自己好。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思想多少女性因为爱情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前途，我已经无力举例子了，因为历史与一些人会努力的将她们抹杀。现代社会多数男性会调侃女权，但是这个不是女权，是人权。世界历史证明着，被压迫的人群终有一天会爆发自己的力量，而此时透明的她将变的不再透明。

因此我又一次观看《活着之上》，赵平平虽然现实，但是她依旧勇敢追爱，她不是因为怀孕就还放弃自己的事业；她虽然平时管钱精打细算，但是聂致远需要钱时她也会毫不犹豫拿出1万；她劝说聂致远“上进，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也是为了这个家。她平凡，有许多缺点啰嗦爱面子，她是《活着之上》聂致远的妻子，但是她也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

为了活着，生活中充满了无奈。我们可以变的圆滑但是我们不能抛弃自己的本心与良心。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冷漠的利己主义者，无理的去伤害别人，虽然历史一直是这样循环下来的。

当然之前我也在思考人类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前几年我伯伯因为车祸离开，当时太意外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大家都沉默的过完那几天。但是直到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回想起我的伯伯，我妈妈之前和我说过伯伯之前经常家暴，而且伯伯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好像不好，他好像是一个不太好的人，但是我回想起我当时说我想当律师时，他无条件支持我，我爷爷与邻居吵架他当中间人调节，现在回想还能想起他的声音还有脸，也是极好的一件事。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我那么近。我与儿时的聂致远一样感受到了恐惧，但死亡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过程，我们的亲人会离开我们，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人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宇宙探索编辑部》也问出这个问题，它没有回答，它只是说也许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也许也只是想问问这个问题，我们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我们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而我们的一生可能都在追求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才活着。

活着之上，活着致上。